

神豬減肥記

「啊砸——啊砸——啊砸——」

阿嬤駝著背站在豬圈外，揮動細長的麻竹條，睜著圓滾滾的雙眼，賣力嘶吼。竹條猛然往牆上、地上打下，發出「啪！啪！」的脆響。

「喔——喔——喔——」神豬阿花受到驚嚇，抬頭亂叫，在長方形的磚牆內，沒命的奔跳。

我雙手撐著臉頰，靠在欄杆上觀望，又想哭，又想笑。唉！可憐神豬阿花來到我家之後，不但沒變胖，身上原本臃腫的肥油反而消除了一大圈，變成一頭「瘦皮豬」了。真不知道該為牠傷心呢，還是為牠慶幸？

七十三歲的老阿嬤捲起袖子，抹去額頭上的汗珠，滿布皺紋的臉皮由於浸濕了汗水，顯得紅潤有光澤，那股精神宛如三十七歲的健壯農婦。她又跑又跳，又喊又叫，趕著這一頭六百多斤的大神豬，活脫像個馬戲團裡神氣的馴獸師，一點也看不出來，她原是個患有「老人病」的老太太。

所謂「老人病」不是一種特定的疾病，而是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毛病，這是爸爸說的。

兩個多月前，阿嬤還是個行動不便的老人，常常腰痠背痛、頭昏腦脹，整天躺在床上哼哼唉唉的。到醫院檢查，醫生說是高血壓、高血脂，缺鈣少鐵，需要好好調養。醫生安慰我們說，這些症狀都是老人家慣有的毛病，不是什麼大病，無須太擔心。

雖說如此，爸爸還是很憂心，每天早晚問候，送藥按摩，一點也不敢馬虎。爸爸常常告訴我：「阿公很早就過世了，阿嬤辛苦了一輩子，現在年紀大了，身體不好，你要多多陪她聊天，為她解悶。」可是，多麼不容易啊！那些看得到的症狀還好，叫人傷腦筋的是她的健忘。

她曾經望著我，慈藹的說：「阿和，你有沒有乖乖的呢？」

我驚訝的回答她：「阿嬤，我不是阿和，我是阿翔啦！」阿和是我堂哥，大伯的大兒子。

「喔！阿翔啊！明天就要上小學了，要乖乖的聽老師的話，不要愛哭喔！」阿嬤又關心的說。

「哦！拜託！阿嬤，那是阿英啦！你忘了，阿英讀國小也已經一個學期了。」我被阿嬤打敗，我已經讀國一了，她還把我錯認是二伯父的小兒子阿英。

她常這樣張冠李戴，雞同鴨講，搞得我解釋半天，而且越解釋她越扯得離譜。爸爸說這叫做「老番顛」，就像是未開化的蠻荒民族，難以溝通，而依我看，阿嬤應該是「老年痴呆」才對。唉！我真煩惱，再過不久，她可能連阿和、阿翔和阿英都叫不出來，遺忘這個世界了。

然而，任誰也想不到，神奇的事情竟然發生了。

兩個多月前的一個下午，當大神豬被一群大漢抬進我家後院時，阿嬤聽到豬叫聲，突然雷劈電擊似的從床上竄起來，踉踉蹌蹌的走到後院察看。

我記得很清楚，她緊緊皺著眉頭，努力張開眯久了的小眼睛，雙手東摸西摸的像在尋找什麼東西，嘴裡頭不停的呼喚：「阿花——阿花——」。我第一次看見阿嬤的眼中閃爍著驚喜的光彩。

那一天開始，阿嬤像是喝了回春水，漸漸的手鬆腳健，神清氣爽，纏人的「老人病」奇蹟似的消失了。一個月之後，她不但不必躺在床上休息，還能幫忙準備神豬的飼料，並且抬起一桶三十台斤的飼料，慢慢的餵給神豬吃。這實在是太驚人，以前，她吃頓飯都還得媽媽餵呢！前後變化，簡直就是不同的兩個人。只不過，那嚴重的「忘性」依然沒有改善，她還是常常當我是阿和或阿英。

不過，可一點也不能小看阿嬤。她看似糊里糊塗，番來番去，卻奇妙的贏了一場「神豬大戰」。

一開始，爸爸壓根兒也不知道那將會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戰事。

那是去年中元節的義民廟慶典，爸爸帶我去參觀祭典的祭品——大神豬，並且到阿松叔家吃拜拜。

義民廟前的廣場人山人海，大家都伸長脖子爭相一睹神豬的風采。我踮高腳尖，看見左右兩側分別有三頭巨大的神豬高高的攤在棚架上。每頭神豬的嘴裡都咬著一顆大鳳梨，脖子上掛著一串銅錢，身上塗滿鮮麗的油彩，那鼓漲的肥肉反射出金色的光芒，像是一群正要上場搏鬥的日本相撲

大力士，好壯觀。

廣場兩邊，電子琴花車和歌仔戲團正熱情的演出，強烈的聲響交織在一起，將空中的熱氣攪得翻騰。爸爸把臉湊到我眼前，拉高眉毛，翹起大拇指，意思好像說：「嘖！嘖！不簡單。」

我扯開喉嚨問爸爸：「今年的第一名有多重？」

爸爸比出十指，接著握拳，再比出一隻食指。

我看不懂，搖頭。

他乾脆將嘴巴附在我耳邊說：「一千一百斤啦！」

我吐了吐舌頭，不敢相信一頭豬能養得這麼肥。

離開廣場之後，耳朵恢復了平靜，我問：「為什麼要把豬養得這麼肥？」

「那是神豬比賽啦！看看誰能養出最重的豬，就能獲得最高榮譽的特賞獎和一面金牌，成為全村最風光的人。」

我想起後院那一座老舊的豬圈。那裡頭滿滿的擺放了許多東西，有破腳踏車、壞掉的音箱、生鏽的鋤頭、白蟻蛀蝕的老梳妝台。

我問爸爸：「我們家不是有豬圈嗎？我們為什麼不也來養頭神豬？」

爸爸哈哈大笑，說：「你以為養神豬那麼容易嗎？光買一頭大肥豬來養就要花上幾十萬元，更不用說要多麼小心來伺候牠了！」

「我們家後院的豬圈空著放雜物，不是很可惜嗎？」

「那是阿嬤以前養母豬用的，已經二十多年沒用了，原本我想拆掉蓋新房子，阿嬤就是不同意，只好拿來放東西。要再養豬？怎麼可能？」

說著說著，我們來到阿松叔家。他已經準備好流水席要招待客人，見我們來了，跟爸爸又是握手又是搭肩的，高興得不得了。阿松叔是爸爸小學同學，兩人從小玩在一起，他們家請吃拜拜，我們是一定要來捧場的。

吃拜拜是這樣的，義民廟每年都會舉行慶典，不過信徒太多了，分成十八個村莊輪流主辦祭拜，輪到的那個村便要辦流水席請客。那一年剛好輪到阿松叔的村子，他們村子之後就換我們村子了。爸爸說得好：「人情是互相的。別人家請客，我們要去捧場，等到我們請客時，人家才會來作客；要不然酒席辦好了，沒人來吃，那多沒面子！」

爸爸愛喝酒，既然有酒席，他必定是不醉不歸，只見他一開桌，便主動倒酒，同桌的人，每人先敬一杯再說。

我跟來吃拜拜，其實是有重要任務在身，那便是負責安全帶爸爸回家。媽媽事先交代過：「阿翔，看好你爸爸，他這個人就是喜歡人家捧他，說他好酒量，你千萬不要讓他喝太多。萬一他喝醉了，打電話回家，我叫隔壁阿發伯去載他。」

俗話說：「酒後亂性。」我很能體會其中的道理。別看爸爸平常嚴肅，他喝醉了酒可是會變形的。記得我國小三年級時，有一天爸爸喝酒喝多了，竟然把我錯認成媽媽，從後面抱住我胡亂親吻一番，差一點嚇死我。

阿松叔身為主人，看見爸爸這麼豪爽，更是頻頻勸酒。於是你一拳我一掌的，划酒聲四起，杯子一會兒滿，一會兒空，黃色的紹興酒一波波的從瓶子灌進了肚子，將現場歡樂的氣氛炒得火熱。不到半小時，人人臉頰脹紅，滿嘴的酒酸氣往空中噴灑。

我沒有忘記我的使命，可是在這種氣氛下，我不敢叫爸爸停止，萬一掃了大家的興，準挨一頓罵。

大家邊喝邊聊，從那一陣子的天氣，聊到各自的生意，再聊到景氣，聊到政治，漸漸的臉紅脖子粗的人增加，酒便喝得更凶猛了。

最後，聊到那一年的金牌神豬。阿松叔說：「今年第一名的神豬重一千一百台斤，真是厲害。不過可惜，沒有去年那一隻重。」

一位客人說：「不會吧！去年那隻神豬才九百八十台斤，不是嗎？」

阿松叔說：「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去年的第一名原本是林村長家的神豬，重一千兩百台斤，誰知道過磅之後第二天突然死掉了，只好讓第二名的遞補上去，足足少了兩百多台斤呢！」

「唉呀！那些都不夠看啦！」爸爸忽然大叫一聲。他雙眼布滿血絲，嘴裡喘大氣。

「怎麼說？」大家都看著他，等他接話。

爸爸搖晃著手臂，眼神迷迷濛濛，一副醉醺醺的模樣。說：「說到養豬，我最有經驗，神豬若是到了我手上，包管養到第一名。以前我小時候就養過豬，我家那一頭老母豬，養了十幾年，少說也有一千台斤。」

老母豬？爸爸在說什麼？

阿松叔說：「哈！我看你已經喝醉了。豬養肥了，哪有不殺不賣的，怎麼可能養十幾年？」

「我沒醉！我沒醉！」爸爸身子前後搖動，雙手在空中亂揮。「真的啊！那隻老母豬，死掉的時候，我阿母還哭得很傷心。」

「啊！少聽他亂蓋，怎麼可能有人為了一頭豬掉眼淚？廢話少說，喝酒！喝酒！」阿松叔不信。

「啊！喝酒。」

「喝酒！」

爸爸受不了冷落，灌下一杯黃酒，又說：「我說的是真的啊！說到養豬，我是大內行，那一頭老母豬如果是一頭大閩豬，我保證可以養到一千五百台斤。」

阿松叔一手鉤住爸爸的脖子說：「阿茂兄，你真的是醉了，滿口的酒話、瘋話。我長眼睛到現在，從沒看過一千五百斤的神豬，那不是和大象一樣胖了嗎？哈！哈！哈！」

大家聽了，也都笑得東倒西歪。我真後悔，沒有及早勸爸爸少喝兩杯。

爸爸受到嘲笑，一張紅臉漲得青紫，瞬間拍桌子，從椅凳上竄起來大吼：「你們不要笑！明年輪到我們村子祭祀請客，我就養一頭一千五百斤的神豬，證明給你們看！」

我慌了，趕緊拉爸爸的手臂，要他坐下。爸爸身子一歪，轉身對我大叫：「你這小子，不要吵！」我連忙鬆手，縮回自己的位子。

客人說：「真的還是假的？」

爸爸搖搖晃晃的又站起身，挺起胸膛，手指天空說：「義民爺作證，我邱春茂明年要養一隻神豬得金牌。一千五百台斤，大家聽清楚了，一千五百台斤的大神豬。」

「如果沒有做到，怎麼辦？」阿松叔說。

「隨便你們，要殺、要剮，隨便你們！」

客人說：「請客！請客！」

有人起鬨：「不用五星級大飯店，像這樣，辦一桌來請客就好了。」

爸爸拍胸脯，說：「沒問題！如果我沒有做到，在座的每個人，聽者有分，統統讓我請。」

如果當時有一面鏡子的話，我猜我會看到自己的臉轉成綠色。爸爸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啊？養神豬？他不是明明才告訴過我，說養神豬很

難嗎？又要花大錢，又要花體力、傷腦筋的，怎麼給人家一刺激，他就亂答應了呢？就憑他？就憑我家後院，那一座破舊的豬圈？

唉！這一回，我不只受到驚嚇，我還替爸爸憂心哪！

兩個多月前，阿松叔來家裡泡茶聊天。聊著聊著，他問爸爸什麼時候要開始養神豬，卻見爸爸皺著眉頭，一臉茫然的說：「你說什麼？養神豬？我怎麼聽不懂？」

換阿松叔皺眉頭了，他說：「阿茂兄，你少裝蒜了，中元節那一天你親口說的，今年要養出一頭金牌神豬，而且是一千五百台斤的。」

爸爸楞楞的看著阿松叔。

阿松叔轉頭問我：「阿翔也聽到了。對不對？阿翔！」

我望望阿松叔，又看著爸爸，點點頭。

「真的嗎？我怎麼一點印象也沒有？」爸爸搔後腦杓。

阿松叔點頭：「哈！哈！你那天果真喝醉了，吹牛說自己多厲害，多麼會養豬。你還說如果沒有辦到，要請全桌的人吃飯。難道這些話，你也忘了？」

「唉呀！糟糕！我真的一點也不記得了。」爸爸搖頭苦笑。

「那怎麼辦？養頭神豬是多麼麻煩的事，我看哪！倒不如你直接辦一桌酒菜，請我們吃一吃，事情就過去了。」

爸爸沈思一會兒，抬起頭認真的說：「那怎麼行？我邱春茂不能讓人看笑話。男子漢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我一定說到做到。明天，明天我就託人到南部去買閩豬。現在是春天，離中元節還有五個多月，還來得及。」

我雖然怪爸爸喝醉酒亂答應別人，不過，心裡卻也興奮的期待著大豬公光臨我們家。嗯！如果我們家養出一頭第一名的大神豬，獲得黃橙橙的大金牌，那該是多麼光榮的事啊！

第二天，爸爸就領我整理後院的豬圈，清出裡面的雜物，然後帶我去飼料行買豬飼料。

第三天下午，一頭黝黑的大豬公裝在鐵籠裡，讓一群人浩浩蕩蕩的抬

進豬圈。豬公太肥了，四隻腳撐不了龐大的體重，趴在籠子裡動也不動。五個大人又哄又騙，又拖又拉，搞得牠「喔——喔——喔——」慘叫不已。花了將近一個小時，牠才很吃力的爬出鐵籠。

就是那時候，阿嬤聽到豬叫聲，跑到後院來看熱鬧，嘴裡嚷著：「阿花——阿花——」

爸爸驚訝的說：「阿母，你不在床上躺著，跑來這裡做什麼？」

我也問她：「阿嬤，你在叫誰呀？」

阿嬤張大眼睛，指著豬公說：「阿花——阿花——」

我說：「阿嬤，拜託你，這是一頭大公豬，不是母豬耶！你怎麼叫他阿花呢？」

阿嬤不理我，依然歡喜的叫喚著：「阿花——阿花——」

大豬公全身漆黑，沒有半點花紋，而且也不是母的，阿嬤卻先下手為強，給人家取了名字，說來也真是好笑。

阿花來我家之前曾磅過體重，足足八百多台斤，塊頭不小，不過，牠離爸爸承諾的一千五百台斤還差得遠呢！我問爸爸：「為什麼不買一頭大一點的呢？」爸爸無奈的回答我：「我託人到南部專門供應神豬的養殖場去找，找了半天，才買到這一頭最大最重的。沒辦法，剩下不足的部分，就靠我們自己努力了。」

那幾天，他在隔壁幾個村子打探了不少消息。曾經得過金牌的人透露：豬太肥，就會很怕熱，一旦熱了，胃口就不好，甚至會中暑生病，因此應該鋪一些沙子在豬圈底下，讓豬感覺涼快一些；而且，市面上的飼料營養還不夠，要特地準備碎米、麩皮和豆餅來餵食，如此一來，豬才長得快。

爸爸小心翼翼的張羅每個細節，請媽媽負責餵食，而我的工作便是在放學後，幫爸爸打掃豬圈。

這差事可苦了我。雖然我只需站在豬圈外，拉長水管，往裡頭沖水，好讓穿膠鞋、拿長刷的爸爸刷洗地上的糞便，然而，那刺鼻的臭味卻熏得我頭昏腦脹。爸爸看我捏著鼻子，說：「哈！習慣就好了啦！你從來沒有聞過這種臭味，總是不適應。不像我，從小就聞慣了，二十年沒聞到，現在聞起來，反而感覺很熟悉，很親切呢！」說完還深深吸一口氣。

爸爸的話頗有幾分道理，連續沖水一個禮拜之後，我已經不再害怕那一股騷臭味了。

餵神豬阿花是一件很重要卻耗費時間的工作。由於神豬太重了，無法站起來進食，爸爸只好用粗的塑膠水管做成一隻大針筒，在飼料內加水，用大針筒吸起來，「打」入阿花的嘴裡，讓牠慢慢咀嚼吞嚥。一桶三十台斤的飼料，媽媽餵下來得要花一小時以上，我想，如果叫我去餵食，我一定沒有耐心的。這種事大概只有餵養過小寶寶的媽媽們才做得來吧！

有一天，媽媽正在餵阿花，阿嬤突然來到豬圈，對媽媽說：「你每天洗衣服、煮飯、做生意，已經很忙了，這種事就交給我。」

媽媽說：「阿母，你身體不好，不要太操勞。」

阿嬤蹲下來，撫摸阿花的頭，又說：「沒關係的，你早晚把飼料抬到豬圈外面，你就去忙你的，我來餵阿花吃飯。叫我整天躺在床上，也是很無聊。」

就這樣，阿嬤接替了媽媽的工作。

媽媽餵阿花時都是默默的等飼料餵完，她的動作和神情就像是幫一盆植物澆水，做著一件例行的公式。阿嬤就不同了，阿嬤會一邊餵，一邊輕聲細語的跟阿花說話，怪的是阿花也會「恭 恭 」的叫，彷彿一人一豬是多年好友，正在聚餐閒聊。

我曾好奇的湊過去聽，阿嬤正好說：「我說阿花啊！生孩子的痛苦，我也瞭解，辛苦你了，就請你多多忍耐吧！當豬母真可憐，必須忍受生孩子的痛苦，養肥了，又要被人殺去吃。唉！」

我以為我聽錯了，趕緊向阿嬤求證：「阿嬤，你剛剛說什麼？你是說阿花要生孩子嗎？」

阿嬤慌忙皺起眉毛，用食指擋在嘴唇前，嚴肅的說：「噓！小聲一點！不要嚇到牠肚子裡的孩子了。」

我苦笑說：「阿嬤，你忘了？阿花是一隻大豬公耶！怎麼會懷孕呢？」

阿嬤又說：「我們人如果大肚子，有床母神保護，牠們豬也有胎神。你小聲一點，不要驚動了胎神，萬一落胎，那就慘了。」

我忽然不知該說什麼好，腦子裡金星閃爍，有一種快要昏倒的感覺。

想不到日子一久，阿花對阿嬤產生了依賴感，如果阿嬤晚來，媽媽接

手過去餵食，阿花會緊閉嘴巴，不肯吃東西。說實在的，自從阿花來我家之後，已經成了家裡的重心，每天爸媽和我聊起的事幾乎都和阿花有關：早上吃了多少飼料啦！今天大概又長了幾斤肉了啦！阿花有沒有生病啊！牠會不會中暑啦！

我很喜歡看牠那一隻又扁又長的鼻子，濕濕嫩嫩的，俏皮極了。牠那一對又大又黑的耳朵像是大扇子，垂下來遮住被肥肉擠得幾乎看不見的小眼睛，下巴圈著四、五圈肥油，一層疊一層，活脫一尊憨厚可愛的彌勒佛。

每天起床，我還沒刷牙就會跑去看牠，上學時也惦記著牠，放學後馬上衝回家，為的就是趕快見到牠。我不敢想像，真的那麼一天到來，阿花奪得特等賞，我們得到金牌，然後眼睜睜看牠被宰殺，掛到鐵架上展示給大家欣賞。怎麼忍心呢？

這一天，爸爸領著阿松叔和去年中元節同桌的人來到豬圈。他歡喜的說：「看吧！這就是我養的神豬。我邱春茂不會騙人，說到做到。」

「哇！」客人們都讚嘆，臉上彷彿有光。

「這頭神豬是我託朋友從嘉義買來的，找了半天，就這一頭最重，足足有八百台斤。現在給我養了快一個月了，我看，起碼也已經有九百台斤了吧！」爸爸得意的說。

大眼睛的阿聰叔前後左右欣賞阿花，問：「阿茂仔，你都餵什麼？聽說一般的飼料不夠力。」

爸爸抬起下巴說：「當然不夠。神豬一定要吃得好，睡得好，才會快快長肉。至於我用什麼飼料，很抱歉，獨家秘方啦！不能講。」

阿松叔翻眼睛揮手：「唉呀！你少在那邊神秘兮兮的，要養神豬，起碼也要準備碎米、麩皮。我們村子去年得金牌的神豬就是吃這一些東西。聽說燕麥的營養更高，你可以試試看。」

爸爸好似詭計遭人揭穿，臉上一陣難看，連忙搖頭：「碎米、麩皮、燕麥都不算什麼，我的獨門秘方比那些營養百倍。」

阿松叔又說：「今年養神豬的人好像不少。上禮拜，豆漿店的阿洲也買了一頭大豬公來養，剛好他家榨豆漿，剩下來的豆渣很多，拿來餵神豬，

廢物利用，可以省下不少飼料費。」

爸爸神氣的說：「豆渣是很營養啦，不過還是不夠看。」

「阿洲的神豬我也看過，聽他說也是八百斤。咦！奇怪呀！怎麼我覺得他的神豬明顯比這一頭大很多。阿茂兄，你確定你這一頭豬有八百多斤嗎？」阿聰叔皺眉頭。

「不是八百多斤，現在已經九百斤了。」爸爸篤定的回他。

「真的嗎？」阿聰叔繞著阿花，又看一會兒。「真的是小多了，你會不會被人騙了？」

爸爸楞一下，不高興的說：「不可能！我的神豬確實有九百多斤，你光用眼睛看是不準的。」

阿松叔說：「唉喲！別管那麼多了。反正阿茂兄如果沒有養出一千五百斤，我們就賺到一頓大餐，大家等著吧！」

爸爸乾笑一聲：「哈！恐怕會讓你們失望了。這頭豬公到我的手頭才不到一個月，就多了一百斤，離比賽還有四個月，到時候你們會有好戲看，卻沒有大餐吃。哈！」

說完這句話，爸爸領客人到客廳泡茶。我懷著不安的心情，扶著欄杆看阿花。阿聰叔說的好像有道理，阿花剛來我家時連爬都爬不動，而現在，牠偶爾會挪動位置，那表示牠的動作靈活了一些。

客人散去之後，爸爸慌張的取來一卷布尺叫我抓住尺頭，到豬圈裡幫忙丈量。他盯著手上一張紅紙，頭上在冒汗。

「爸，你在看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這是養豬場給的豬仔證明書，記錄有出場時的體重、身長、肚圍。你先不要吵，讓我看清楚。」他頭也不抬的說。

爸爸張大眼睛，一次又一次的丈量，從阿花的鼻尖到尾端，又在沙子底下挖洞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將布尺穿過阿花的大肚子下面量肚圍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？少了兩吋！」爸爸倒退一步，失魂似的喃喃自語：「怎麼會這樣？怎麼會這樣。難道吃下去的都沒吸收嗎？」

爸爸在豬圈裡來回踱步，時而摸摸阿花，時而低頭沈思。

他猜測是因為天氣太熱，影響了阿花的吸收功能，於是買了一台大電扇，二十四小時給阿花吹涼。怕白天蒼蠅煩，夜裡蚊子咬，他叫工人圍著

四邊柱子，拉起一張大大的蚊帳。他變得神經兮兮，一有空就到豬圈巡視，彷彿阿花是一位重症病人。

一個禮拜過去了，爸爸再量一次，陰霾的氣色再次浮現在他臉上，阿花還是瘦了。

他又想，阿花可能是長久待在狹小的空間，心情煩悶，連帶阻礙腸子吸收養分。因此，他不惜成本，花了一萬多元買音響，播放清柔的音樂，讓阿花愉快的用餐，舒服的入眠。

又過了幾天，爸爸仍不放心，開始在飼料裡加入奶粉、雞蛋和維他命丸，外加蘋果、香蕉、榴槤混合的水果大餐。並且用期待的眼光，看著阿嬤將這些補品餵進阿花的嘴裡。

我從來想像不到一頭豬能夠享受如此高級的生活，好吃、好睡、不必工作，簡直比人類還好命。然而，奇怪得很，阿花雖然胃口很好，卻是吃得越多拉越多，常見到地上滿地黃金。有時候牠站起來走動兩下，那也就表示牠的四肢不再負荷不了龐大的身軀了。

有一天，爸爸看見阿花爬起來，頭尾對調轉一圈。他雙手握拳，紅了眼睛，脖子上浮起青筋，半天不說一句話。

隔天，獸醫在爸爸的邀請下來到豬圈。他聽完爸爸唉聲連連的描述，檢查阿花的身體，斷定阿花得了慢性腸胃炎。他為阿花打了一針消炎藥，並留下幾包藥粉，要爸爸加入飼料內。付完醫藥費，送走獸醫，爸爸春風拂面，重拾信心。

可惜，他的如意算盤終究打錯了。一週又過去，阿花不但沒有乖乖趴下來長肉，反而能站起來四處走動，爸爸幾乎要吐血了。那天晚上，他在客廳喝悶酒，喝著、喝著，忽然提起酒瓶走到豬圈，對阿花破口大罵：「你！你這一隻死豬哥，給你吃好的，住好的，山珍海味全供你享用了，你不但長肉，反而還變瘦。你這忘恩背義，不知好歹的小子，害我花了那麼多錢，賠了那麼多精神。你為什麼不死一死算了。」

阿花「喔——喔——」的叫，好像跟爸爸聊天，爸爸聽了，罵得更兇，我知道他又喝醉了。還好，我擔心的事沒有發生，他沒有拿酒瓶砸阿花。

爸爸真可憐，花費那麼多心血，如今全泡湯了。輸了阿松叔他們，不但要賠請一桌酒席，還會遭人取笑，這對他來說必定是個嚴重的打擊。

可是，阿花也很無辜啊！生病已經夠慘了，還被罵。而且，如果他如爸爸所願，順利長到一千五百斤，牠所得到的不是獎賞，而是處罰，讓人宰殺祭神，一命嗚呼。

那一夜之後，爸爸的熱情完全熄滅，他再也不到豬圈看望阿花了。

有一天深夜，我起床上廁所，聽到後院有人說話。

三更半夜的，是誰在後面？會不會是小偷？豬圈邊有價值上萬元的音響，會不會是小偷打聽到消息來偷竊？這樣一想，我豎起一身雞皮疙瘩。

我躡手躡腳的進入爸媽的房間，輕輕叫醒他們。

「爸，有人在豬圈那邊說話，可能是來偷東西的喔！」

爸爸從床上跳起來，媽媽慌忙說：「我去打電話報警。」

「來不及了，先不要緊張，我去看看。」爸爸說。

他到我房裡取出一根球棒，然後輕手輕腳的往後院走，我和媽媽躲在他身後。

月光灑在廊簷下，空氣清冷寂靜，薄霧中彷彿隨時有鬼魅會竄出，只聽得阿花「恭 恭」，似乎掙扎求救。

一團黑影晃動，我隱約看見有人蹲在地上，他所在的位置不是音響前面，而是豬圈的欄杆邊。莫非，是來偷神豬的？

我們躲在柱子後面，爸爸高高舉起球棒等待時機，我閉氣摀胸口，心臟急得幾乎跳出來。

就在爸爸即將揮棒的瞬間，突然，黑影說話。

「唉！我說，心肝就要小小小，瘦瘦瘦，不要大大大，肥肥肥。這個夭壽阿茂，真是沒良心，一心一意就想將你養肥，好抓去殺。人家說：『吃果子，拜樹頭。』如果不是你生了那麼多孩子，換來學費，他怎麼有錢註冊，去讀國小、讀國中？阿花啊！真是歹勢喔！我絕對不會讓他這麼做的。來，乖乖吃，為了你好的喔！」

這語氣，這音色，分明就是阿嬤嘛！

爸爸急急放下球棒，媽媽趕緊打開電燈，兩人異口同聲大叫：「阿母！」阿嬤被這突如其來的一聲驚得跌坐在地上。等她喘一口氣，看清來

人，隨即開口大叫：「唉喲！夭壽喔！你們想要嚇死我啊！來這裡無聲無息，還帶那麼粗的棍子，想要打我嗎？」

「沒有啦！沒有啦！」媽媽解釋：「是阿翔聽到這裡有人說話，以為是小偷來偷音響。」

爸爸說：「阿母，三更半夜你不睡覺，跑來這裡做什麼？」

阿嬤兩手插腰，板起臉孔，理直氣壯的說：「我來餵阿花吃藥。」

這時我才注意到，阿嬤手上拿著那根大注射筒，一旁有半桶飼料，地上還有一個藥包。

「阿母，你說什麼？」爸爸吃驚。

媽媽撿起藥包，訝異說：「阿母，這不是上次檢查大腸鏡，醫生給你吃的清腸藥嗎？」

「清腸藥？那不就是瀉藥嗎？」爸爸表情痛苦。

「是啊！那時候醫生給我兩包，我只吃了一包。」阿嬤得意的說：「你放心啦！阿花大肚子，我有小心注意，兩、三天才給牠吃一點點。一點點而已啦！才不會傷身體，也不會傷到肚子裡的孩子。」

「阿母！你怎麼可以這樣？」爸爸表情好苦，欲哭無淚。「我幾十萬就這樣泡湯了！」

阿嬤猛的站起來，連連往爸爸的手臂搥去，一邊罵說：「你還敢怪我！你還有臉講我！每一次你要註冊，阿花不都剛好生一窩豬仔給你換錢用？你不但不報答牠，還將牠養得肥滋滋，送牠上斷頭臺。你這個人，還有良心嗎？還有良心嗎？我怎麼會有你這種兒子？」

爸爸氣急敗壞說：「阿母，你說的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，現在這一隻阿花是豬公，不會生豬仔，你怎麼說不清呢？」

阿嬤顯然沒聽進去，指著媽媽說：「你問她看看，一個做母親的，若是跟親生的兒女分別，那是多麼艱苦的事。我們不得已，人窮，無奈，必須拆散阿花牠們母子，我們就應該感恩，好好報答人家，怎麼可以抓去殺呢？天下間有這種道理嗎？」

「阿母啊！我拜託你，要怎麼說你才聽得懂呢？我苦啊！」爸爸十指彎成鋼爪，抓住頭髮，好像要扯斷自己的頭似的。

「都怪你阿爸早死，你才六歲，你阿爸就狠心先走一步，若不是阿花，

我們母子四人早就餓死了，還說什麼註冊讀書。這死老猴，說走就走，死沒良心，哇——我歹命——我歹命——」阿嬤說著竟沒命的哭喊起來。

本以為阿嬤「番」起來，爸爸會更抓狂，想不到爸爸聽到這兒，不再爭辯，反而低頭不語。

燈泡照耀下，我看見爸爸的眼角閃出淚光。

兩天後，爸爸邀請阿松叔他們到一家海鮮餐廳吃飯。我也是去年同桌的人，當然也是「應邀出席」。

爸爸沒有道出真正的原因，只說：「唉！我真是倒楣。好不容易養到一千斤的大神豬，竟然染上腸胃炎。獸醫說等恢復健康，養到中元節，最多只能吃到一千一百斤。所以我算了，乾脆提前請你們吃飯。」

阿松叔說：「阿茂兄，你好氣魄！只不過兄弟們不好意思，還沒到中元節，就提前吃你一頓。哈！哈！」

客人們有的吃喝，自然都是歡歡鬧鬧的，沒人提出疑問。

如果沒有發生阿嬤這件事，依照爸爸的個性，就算阿花變成一頭死豬，他也會拿牠當活豬來醫，不可能屈服在小小的腸胃炎之下的。

大概爸爸心情不好，這一回他只是頻頻勸人喝酒，自己卻喝得不多。回家的路上，他像是跟朋友聊天般的，對我吐露心聲。

他說：「阿翔啊！你有沒有注意到，阿嬤最近身體好很多？」

「有哇！前幾天，我看見她一個人抬起三十斤的飼料，走到豬圈。」

「嗯！那天半夜，阿嬤對我又打又罵，說我忘了阿花的恩情。突然間，就像一道閃電打進我腦子裡，我想起來，二十多年前，阿嬤養的那頭老母豬就叫做阿花。還記不記得？神豬剛送來的那一天，阿嬤就一直叫牠阿花。我滿腦子想的都是該如何養肥牠，好參加比賽，根本沒想到阿嬤以為阿花又回來了。」

「是不是阿嬤以為自己活在二十多年前，所以忘記了身上的病痛？」

「呵！」爸爸輕輕一笑。「二十多年前，真是個辛苦的年代。家裡很窮，阿嬤為了養我們三個孩子，四處幫人洗衣服，到田裡割蕃薯葉回來煮豬菜，一點一滴的把這個家撐起來。說來也真奇，天無絕人之路，每次有

人牽豬哥來打種，那頭老母豬總是不讓人失望，沒多久就會生下十幾隻豬仔。阿嬤賣了豬仔，我們才有鹹魚和雞蛋可吃，要不然每天只有嚼鹹菜脯和蕃薯籤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那一隻阿花真是我們家的大恩人囉！」

「呵！難怪阿嬤那麼生氣了。」

「那麼，現在這一隻阿花怎麼辦？牠瘦成那樣，已經無法參加神豬大賽了。」

「當然，留下來陪阿嬤。」爸爸停了一下，有所領悟的說：「唉！我到現在才知道，阿嬤為什麼一直要留著豬圈，不肯讓我拆掉了。」

爸爸沒有說出原因，不過，我也知道。

這一天是禮拜天，爸爸媽媽一同出外參加親戚的婚禮，只有我有福氣，免費欣賞阿嬤的馬戲表演。

「啊砸——啊砸——啊砸——」

阿嬤喊累了，扶著欄杆喘氣。阿花終於也獲得喘息的片刻。

不久，阿嬤將竹條交給我，說：「阿和，幫我拿一下。」

「噢！阿嬤，我是阿翔啦！」

阿嬤不理我，逕自出門，不一會兒拉著一條大狼狗回來。我認出那條大狼狗，那是隔壁阿發伯養的「來福」。來福一聞到阿花的味道，即刻跳起來想撲過去，將阿嬤手上的狗鏈拉成了一條直線。

我納悶，還來不及問她，就看她指著阿花對來福說：「去！去吠牠！去吠牠！」

「旺——旺——旺——」阿嬤一鬆手，來福飛箭似的衝到豬圈邊，趴在欄杆上朝阿花猛吠狂叫。阿花如同見鬼，驚叫聲轉為淒厲，「吱——吱——吱——」的躲縮到角落。來福毫不心軟，繞過豬圈到阿花面前，又是一番威猛的恫嚇。阿花嚇壞了，連滾帶爬的摔到另一角，沿路拉屎拉尿。就這樣一來一往，一進一退，一吼一哭，追逐數十回合，只聽得後院裡豬哭狗號，響徹雲霄。

見這混亂情景，我早已六神無主，我怕來福反過來攻擊我，根本不敢

上前阻止，只好抱著柱子發抖。回頭看看阿嬤，她老人家竟是滿意的點頭微笑。

我情急之下大叫：「阿嬤！不要這樣，阿花會落胎，阿花會落胎啦！」

阿嬤聽了，宛如夢中驚醒，急忙拉住狗鏈，又抓來福的嘴，好使牠閉口。她轉身，滿臉歉意的對阿花說：「歹勢，歹勢，只想著要幫你減肥，忘了你肚子裡的孩子，真是抱歉哪！」

我總算鬆一口氣，繃緊的神經瞬間放鬆。

阿嬤對我說：「阿翔啊！好在有你提醒我，不然阿花若是落胎，我就犯了殺生之罪。阿彌陀佛喔！」

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，我太驚訝了，阿嬤居然叫出我的名字了。這是這麼多年來，阿嬤第一次認出我是誰耶！

我雖歡喜，卻故意擺臉色數落她：「阿嬤，你不要太超過了，雖然運動是很好，可是人家醫生說過，過度運動會傷害孕婦。你不怕阿花以後再也不能生豬仔了嗎？」

阿嬤壓低來福的頭，向我陪笑臉：「歹勢，歹勢，阿嬤真正是『老番顛』了。」

唉！我到底在說什麼？阿花明明是一頭大豬公啊！我看，不只阿嬤「番顛」，這個世界，還有我，全都「番顛」了。